

壬午
秋
來

章汝奭书作集

石建邦 编

上海书画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章汝爽书作集 / 石建邦编. —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6.11

ISBN 7-80725-388-6

I.章… II.石… III.汉字—书法—作品集—中国—现代

IV.J292.2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22957号

责任编辑 黄 剑

技术编辑 钱勤毅

责任校对 倪 凡

图片摄影 熊 洋

陈震华

扉页摄影 石建邦

章汝爽书作集 石建邦 编

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市延安西路593号

邮编: 200050

网址: www.duoyunxuan-sh.com

E-mail: shcpbh@online.sh.cn

上海界龙艺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9 × 1194 1/16

印张: 6.25 印数: 1-1500 册

2006年11月第1版 2006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725-388-6/J · 371

定价: 50.00 元

章汝夷 江苏苏州人，1927 年生于北京，教授、外贸专家、国际知名的广告学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学贯中西，精通外语，译著等身。兼擅诗词、古文、书法及鉴赏，入选香港及美国世界名人录。

章先生出生名门，祖父章梅庭，与章太炎是堂兄弟，为清末苏州四大名医。父亲章保世（佩乙）二十岁即任上海《申报》、《时事新报》主笔，后曾出任北洋政府财政次长，是京城有名的收藏家。章先生早年毕业于海关税专后在江海关工作。解放后留用。1955 年调至外贸公司，“文革”间下放南京梅山十年，1979 年调上海外贸学院任教，曾任研究生导师，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1991 年成为中国首位国际广告协会学术会员。重要著作有：《国际商务词典》、《合同谈判手册》、《广告学基础》、《国际营销学》等。

章先生幼承家学，熟读经史，尤精书法及鉴赏。书法凝重纯厚、博大清俊。其小楷造诣卓著，日本《金石书学》杂志誉为“现代小楷之极”。其蝇头《金刚经》五千多字，“字字珠玑，密如蚁点，而点画沉着，结体舒展，罗罗清楚”，为陆俨少、沈子丞诸前辈目为“神笔”，深受藏家珍爱。1979 年以小楷书美国副总统蒙代尔演说词，美方派专使来华请邓小平题字，现藏美国国会图书馆。1981 年、2004 年先后在上海举办个人书展，好评如潮。

所作古文及旧体诗词散见全国各大报刊，并入选《中国百家旧体诗词选》。1996 年上海书店出版其《晚晴阁诗文集》（小楷手书，宣纸影印），甚为时人爱重。

编者简介:

石建邦，1966年11月生于上海。美术评论家、艺术投资顾问。1985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1989年毕业后留系任教。1994年，加盟英国佳士得国际拍卖公司，任职上海代表处。1999年起先后创立天馨艺术顾问公司，善本艺术空间。近年来深慨风雅沦丧、俗论自喜而真赏无人，遂致力于隐逸文化、湮没艺事的搜救整理工作，收获颇丰。

主要著作有：《彩面朝天——吴冠中的世界》、《南顿北渐》、《石建邦文物艺术和收藏论稿》、《中国书法鉴赏与收藏》、《中国油画鉴赏与收藏》、《世界博物馆珍品大展》（与人合作）等，并发表各种专题论文数十篇。



章汝爽先生近影

弁言

余自幼深好书翰，甚得父辈师长期许。然自丁母忧后，哀毁之甚，遂辍所好。尔后数十年唯思以所学报效国家，勉竭绵薄，冀有涓微之献。乃“文革”动乱起，浪迹梅山，遂掇拾夙好，以诗酒临池自遣。古人所谓达则兼济，穷则独善，自问尚能慎独，不污行止，当不悖先贤之教。及至临《兰亭》逾百通，渐有悟入，知书之为艺，欲臻博大精深，了非徒赖工力可致。故潜心探求，思虑取舍，其间几经周折，辍而又续，计其岁月已近四十年矣！

今余年已晋八，纵有笔耕不辍之心，然究已届暮年，难求寸进。友契石建邦先生谬赏余书，辑此专著。自忖区区所造，不足污人耳目，谨志数语，但以惓惓之诚就教于大方云。

岁在丙戌六月长洲适读生章汝爽于海上得几许清气之庐

序言

余自幼深好書翰甚得父輩師長期許然自丁母憂後哀毀之甚遂輟所好
爾後數十年惟思以所學報效國家勉竭綿薄冀有涓微之獻乃文革動亂
起浪跡梅山遂假拾風好以詩酒臨池自遣古人所謂達則兼濟窮則獨善自問
尚能慎獨不汙行止當不悖先賢之教及至臨關身適百通漸有悟入知書
之為藝欲臻博大精深了非徒賴工力可致故潛心探求思慮壯於其間幾經
周折輟而又續計其歲月已近四十年矣今余年已晉八綴有筆耕不輟之
心然究已屆暮年難求寸進左契右達邦先生謬賞余書輯此專著自忖區
區所造不足污人耳目謹誌數語但以惓惓之誠就教於大方云

歲在丙戌長洲適讀生章汝珉於海上得幾許清氣之虛



我的老师章汝奭

白谦慎

我第一次见到章汝奭老师是在1976年的夏天。那时我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静安区办事处工作。那年夏天，我参加了静安区区委财贸办公室办的一个学习班，学员们是分别来自静安区财贸系统各个公司的年轻人，大家在一起学习，气氛很融洽愉快。当时，学习班里有位饮食公司来的孙林全（现在是梅龙镇集团的总经理），他见到我喜欢写小字，说他认识一位章汝奭先生，字写得很好，特别是小楷写得很好。过了几天，他带来了章先生的小楷，我一看，写得果然非常好，很让我佩服。我就请孙林全带我去拜访章老师。他同意了。

当时，章老师还在南京的梅山铁矿下放，等他回上海后，孙林全就带我去拜访章老师。章老师那时住在卢湾区的太仓路。我还记得，我们是在傍晚时去拜访章老师的。当时章老师的住处比较挤，因房子靠马路，我们是在马路边上坐在小板凳上谈的。章老师很健谈，见解也高，那次拜访也观赏了一些章老师的作品，总之极有收获。那次会面为今后进一步向章老师请教打下了基础。

1978年秋我考上北京大学。1979年老师从梅山调回上海外贸学院任教。我每年的寒暑假回上海探亲时，就去向章汝奭老师请教。1980年夏天，我到苏州去拜访我在北大的同学华人德（现为苏州大学的博士生导师）。那时，章老师正在苏州疗养，我和华人德一起去看望章老师。章老师对华人德的印象很好，认为他是位难得的书法人才。我在北大还有一位一起探讨书法的朋友，叫曹宝麟，是王力教授的研究生，学问很好，字也写得好（现为暨南大学教授）。老师对我在北大时结识的这两位朋友，很是称赞。章老师平素择友很严，所交者中有沈子丞先生、陆俨少先生、苏渊雷先生等，在艺术和学术方面很有造诣。章老师在书法方面也有些朋友，但他基本不收学生。由于我常去请教，老师看我好学，所交的友人也多为好学之士，所以，虽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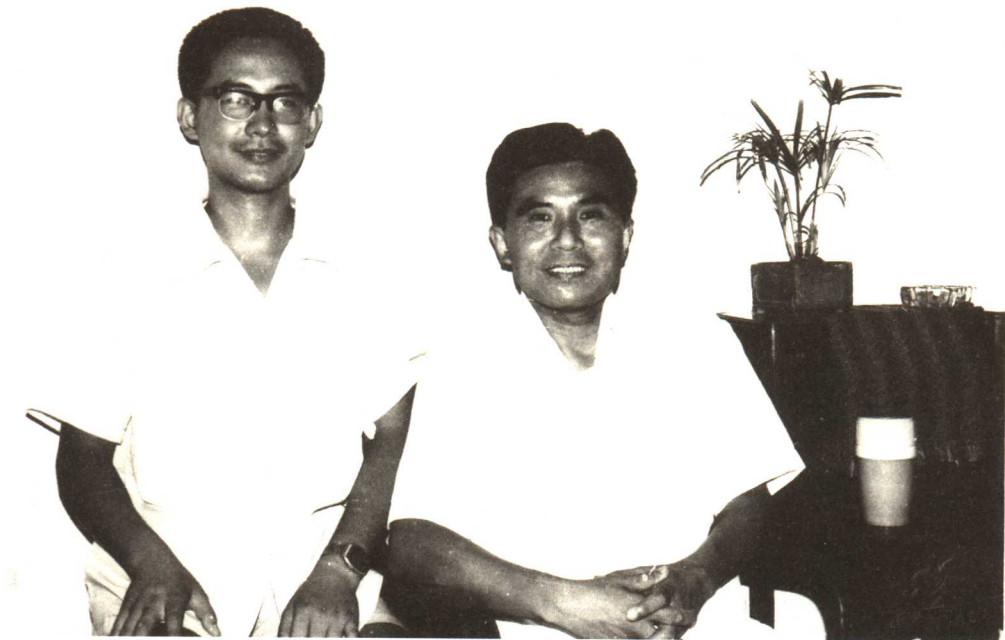
我从来没有行过拜师的仪式，但我知道老师已经把我作为他的学生了。

我到老师那去请教时，有时把我写的字拿给老师看，请他批评。但更多的是看老师写的字，听他评点古今书法。我至今以为，这种学习的方式是极重要的，因为在书法中，品味最为重要，如品味不高，技法再纯熟也无济于事。章老师的小楷写得极精彩，受他的影响，我也在小楷方面下过不少功夫。

1982年我在北大国际政治系毕业后，留校任教，虽然不在上海，但一直通过书信向老师请教。每年暑假回上海省亲，我都要去向老师请教。1986年我出国留学后，和老师也一直保持着联系。老师有新的文章和诗作，有时也会寄我，使我在异乡也能常常得到老师的教诲。我每次回国，自然也会去老师家，给老师和师母请安，并聆听他的教导。

老师在语言方面有很高的天分。他的英语非常好，有童子功，不但口语好，用词准确，发音准确，他在翻译方面也很有造诣，曾翻译许多和他业务相关的论著。老师是苏州人，能说苏州话，但自幼在北京长大，又说得一口京片子。我是天津出生的，六岁的时候，父亲的机关从天津搬到上海。在机关的宿舍里，通行的是普通话，我父母都不会说上海话，所以，我在家说的是普通话。但我在银行工作时，每天要和顾客打交道，也能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我和老师对话常是三种话混合着讲。用哪种语言表达更方便就用哪种。我在美国已经生活了二十年。上课教书，写作英文的论文和书，看电视、听广播，天天用英语，但是在英语的发音用词方面都还不如老师。这不但说明了老师的才情之高，也说明了老师年轻时打下的学问的底子之扎实。

2002年夏天，我去看老师，送去了我和好友华人德合



作者和章汝夷先生合影 1980年代

编的《兰亭论集》。这本书是在华兄和我联合主持的《兰亭序》国际研讨会的论文的基础上，编的一本论文集（也包括一些《兰亭论辩》没有收的关于《兰亭序》的论文）。这本书后来获得了首届兰亭奖的编辑奖。老师看到这本书后很高兴，对我们在编辑那本书时的认真态度予以肯定。那天我们谈到当今人们的工作态度。章老师说，国人现在喜欢用“混”这个字。有人见了，常问：“你‘混’得怎样？”（上海话是“依混了哪能？”）讲到这里，章老师提高了嗓门，非常严肃地说：“我章汝夷这辈子从来没有混过。”那年，章老师已七十五岁了，但还用功如故。撰文、翻译、讲学、做诗、研究书法。他多年患有心脏病，但依然抱病讲学，直至病倒送进医院。

我少年时很顽皮，贪玩，不如老师用功。不过，自我懂事之后，做事就比较认真了。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我在银行里上班，也每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老师不但喜欢玩，而且会很会玩。他唱京戏、打桥牌、斗蛐蛐，但每做一件事，都能做得很精。这是因为老师做事有钻研精神。这种玩，不是混。

老师是世家子，老师的父亲佩乙公（名讳保世）是民国时期的重要收藏家。2005年的8月中，杨崇和先生从上海来波士顿，我陪他在波士顿美术馆和两位私人收藏家处看画，9月1日，我又带着我的几位研究生到纽约去拜访

安思远先生，看他的收藏。在短短两个星期内看到的数十件古代书画作品上，居然三次见到老师的父亲佩乙公的观款手迹，其中包括中国画史上赫赫有名的《北齐校书图》。此外，此前我在华盛顿州的一位收藏家的家中，也见到过佩乙公旧藏的古画。1990年，我离开了政治学界，到耶鲁大学攻读艺术史博士学位。从那以后，我去向章老师请教，我们的话题就不只是书法了，还包括古画。老师自幼就有很多机会见到古代书画名迹，加之有佩乙公的指点，所以在古书画的鉴定方面也很有见解。

老师的书法，以二王和颜真卿为根基，旁涉诸家，点画凝重，气息醇厚，格调清高。如果让我来概括老师的书法，我会用“清”和“大”这两个字来描述。“清”说的是老师的字有一种清雅之气，这是他的书法不同于世俗的作品。现在社会风气不好，书法中俗气、混浊的东西很多。老师喜欢写蝇头小字，但他的字却很大气，堂堂正正，不营营苟苟。这都是因为他的艺术以人品和学问为根基。现在很多年轻人不相信人品和学问对书艺的积极影响，其中有些人可能永远都领会不了这一层境界，而有些人随着阅历的增长，会慢慢地明白。而章老师的艺术成就确实是和他的人生阅历、他为人品格息息相关的。

2006年春于波士顿

高韵深情 坚质浩气

——敬贺章汝夷先生八十寿诞

石建邦

章汝夷先生是我平生最敬仰的硕学前辈。

最早知道章先生的名字，还在我甫上高中的时候，那是1982年前后，我从《书法》杂志上获睹先生的蝇头小楷《离骚》，当时年少无知，知道非常好，但不知道究竟好在哪里。

第一次见到章先生，则是十多年后的1994年夏天，那时我刚进入英国佳士得拍卖公司上海代表处工作。记得是由热心的卞祖怡先生介绍，在七、八月份大热天的一个傍晚，随首席代表朱仁明女士一起拜访章先生位于古北外贸学院小区的家中。

事前据人介绍章先生文章出众，更以狂狷出名，不禁令我心存好奇，此番拜访可谓充满期待。走进章先生朴素的客厅兼书房，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挂在靠椅上方的行书诗作横幅：“清明无绪看桃花……”二王书风，跃然纸上，写得活泼潇洒，笔笔有来历，笔笔又都是自己的。还有就是挂在他书桌后面，陆俨少写赠章先生的梅花立轴，清气扑面。章先生非常和蔼，他学贯中西，是我国著名的外贸专家，广告学权威，对新中国外贸的某些领域有发凡起例的开创之功，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他又于诗词古文、书法乃至鉴赏等多方面学问渊博，见解脱俗。而其早年家境优越，颇富收藏，父亲在北京有“半个项子京”之誉。那晚，章先生的谈兴甚浓，由家世、收藏而至文章、书法，乃至与高二适、陆俨少、沈子丞等人的交往等等，范围甚广。交谈的当中更拿出自己历年精心写就的各类书作，供我们观赏，里面有其擅长的蝇头小楷，如《金刚经》、《醉翁亭记》和《前后赤壁赋》，也有其随意挥洒、抒发胸怀的各类行书作品。而其与陆俨少、沈子丞合作的几个书画合璧手卷，则更让人心明眼亮，如入山阴道上，应接不暇。先生谈吐

风雅，间杂幽默诙谐而往往宏论精辟，切中时弊，丝毫没有人们所说的耿介狂狷之态。说话之间，不觉几小时悄然而过，告别章先生夫妇出来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

那晚的收获可谓良多，我没有想到世间还有一位如此学大如海，颇有古君子之风的儒雅长者。就连长年侨居海外、见识广博，出生旧上海名门世家的朱小姐也对章先生的谈吐气质大为钦佩和惊喜，她没有料到解放这么多年了，还能见到如此纯粹、如此清高优雅的人士。在一起回去的路上，她说从章先生身上仿佛又见到了旧时的风范，令她感觉亲切。

不久，即收到章先生寄赠的行书诗作：“日与书为伴，谁知晚岁心。时萦梅素韵，最爱雪精神。俯仰轻千镒，情亲重一芹。闲来扶杖屨，或可作诗人。”书法文字有如清风拂面，是一位高人志士的人生道白，令我更生无限敬意。以后只要有时间，我总要去拜访章先生，聆听教诲，一晃不觉十多个寒暑又擦肩而过。

拜识章先生，不觉勾引起我对中国古老书法艺术的一些思考。

有人将中国的书法和希腊的雕塑再加上自然界日出景象并称为宇宙间三大奇观，是否允当姑且不论，但书法确乎是中华文明园地里一朵灿烂夺目的奇葩，是华夏民族智慧的高度概括。当前也有人大谈传统汉字（俗称繁体字）是一种软实力，建立在传统汉字基础之上的古汉语是一种“帝国语言”，它与近代以前以中原帝国为中心的东亚国家体系是一脉相承的。那么，我想非常顺理成章地，书法在当时就是中华文明的“帝国艺术”，在引领整个东亚文明的



章汝夷先生和陆俨少合影 1980年代

过程中担当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按照西方人对艺术的理解，诗歌、文学和音乐等艺术在传播或呈现上因富有时间的特性，而归入时间艺术；而绘画、雕塑等造型艺术因其空间呈现的特点，则被归入空间艺术。但这种过于概念知性的分类方式，如果运用于对书法特性的考察，则我们不难发现，它兼摄时间与空间的双重特性，一方面有着诗歌文学的内容，音乐旋律的节奏，另一方面它又具有绘画两度空间的空间伸展，而黑字白纸、抽象线条及中锋行笔的三重要素又使它在视觉效果上跳脱平面的羁绊和束缚，创造出虚拟的三度空间效果，凌驾于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两者之上。书法与音乐，书法创作的过程类似古典音乐的演奏过程。“当观看书法家挥毫作书之时，观者对几秒钟之前所看到的情景以及书法家此刻的所作所为皆了然于心。如果观者知道所书写的文本（假定那是一首著名的诗）那么他还能清楚地预感到书法家在此后的几秒钟将有何作为……。与此相似，当钢琴家演奏一首十分著名的曲子时，有教养的听众不会关注他演奏的曲目（他们早已熟知），而是注意他演奏得如何。书法家写下片纸只字，钢琴家奏出的几小节旋律，两者都可以在片刻间体现出其一生的经验。不同之处在于，书法家的表演留下了永久的踪迹，可以驻存而得以观赏。”（雷德侯《万物》）

书画同源，从历史的角度考量，文字是书法的母体，

文字的演变又是书法产生和发展的前提。中国象形文字的本质特征，是对客观具象世界的概括和提炼，其中隐含着绘画视象的基本要素，造就汉字天生的造型能力。而从美学的意义上观察，书法是一种更高级别的绘画形式，比诸抽象绘画更为成熟，更富有哲学意味，是一种“道”的体现。连精通中西绘画的吴大羽先生也认为，书法在艺术上的追求虽甚隐晦，似无关切于眼前物象，但确是发挥形象美的基地，属于精练的高贵艺术，“更因为寄生于符记的势象美，比水性还难于捕捉，常使身跟其后的造像艺术绘画疲惫于追逐的”。

“诗中有画”，书法与中国古典诗文的关系，人们以往似乎只强调古文修养对书法创作的滋养作用，而忽略了两者在美学意义上所隐含的视觉对应。其实，中国诗的意象性图式呈现，不同于西方的时间性，“中文（尤其古文）里的动词是没有时态变化的，因而就不会把诗中的经验限指在特定的时间里，即在中国人的美感向度里，时间的意义是不同的。中国古典诗中语法的灵活性（不确切定位、关系疑决性、词性模棱和多元功能）是要让读者重获类似于山水画里的自由浮动的空间，去观物感物和解读，让他们在物象与物象之间作若即若离的指义活动”（叶维廉语）。书法正好加深并强化了这一指义活动，与追求“诗中有画”的古典诗词相得益彰，达到类似电影“蒙太奇”镜头的视觉效果，甚至更加含蓄而纯粹。而作者由内而外的文学气

质对书作的高下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文稿》、苏轼《寒食诗》、米芾《蜀素帖》等传世名迹，其实都是在不期而然的情况下，文字与书法兼美，相互映照，给人以无穷的兴会和美感。

最后，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书法是人性的化身，人格尊严的自觉投射，写字写志，人正笔正，传统文化对书法赋予了极高的道德位置。当年颜真卿拜张旭为师学书时，后者就义正词严地告诫：不是志士高人，是不配来谈论书法的！

综上所述，每个汉字都是一个传统文化的密码，包含独立的生命。一件书作就像一个攻坚部队的阵营，或者说是一个通了电的集成电路，个体和整体相互依存，是多样的统一。个体固然需要精金百炼，素质过硬，整体则既要步调一致，又要总体展现个体的活泼生动。恰如卫夫人的“笔阵”之说，我感觉楷书是立队检阅的方阵，行书是行军拉练的队列，草书则是冲锋厮杀的战场。

章先生的书作其实很难用当下的时风加以品评，中和之美已经达到不可言说的境地。其书作厚重绵密，姿态多方，心思微，魄力大，是学问人格的自然投射，许多作品即使与古人名贤相比，也是不遑多让，在在呈示着活泼泼的生命价值，充溢了蕴藉浑穆的古典精神。

蝇头小楷是章先生书作的一绝，极端地说他于蝇头书的成就已经超迈前贤，臻乎极致。细观各个时期先生的蝇头小楷，出新意于法度之中，我们不但可以找到多种面目，有《石门颂》风格的，有学欧的，有学颜的，有褚遂良意味的等等。而更重要的是他于苦心孤诣中灌注了密密蝇头的无限生气和神韵，每个细微小字仿佛都有灵魂一般，达到令人叹为观止的高妙境界。看了章先生的蝇头书，细细品味字字蕴藏的精、气、神，再端详全篇整体的气息，会觉得即使明代文徵明的小楷也显得有点单薄乏味、气局狭小，这就了不起了。

而他的蝇头《金刚经》则更了不起，他将《金刚经》全文五千多字，密如蚁点般写在一帧两尺左右的直幅上，每字不到两毫米见方，芥子般大小，每行字数达两百多而且全凭目测写就。实在说来，这些尺寸上的条件也许有人努努力也能够做到，那些微书家们甚至可以写得更小，可以肉眼几乎不辨。但难能可贵的是，章先生在《金刚经》里的每个字仿佛都赋予了生命一般，个头虽小，但个个精神饱满，有血有肉，全篇作品简直构成了一个威仪无比的“金

刚军团”，咫尺而有千里之势，与秦兵马俑一号坑六千余兵马的仪仗阵容相比毫不逊色。佛家说：一沙一世界，章先生在每篇《金刚经》里究竟倾注了多大的愿力和虔诚，构成如此恢弘庄严的一个心灵教场，这是常人不敢想象的。

不能不提的是章先生在书画题识上的独到匠心，他认为：“上好的题跋本身也具有独立的艺术价值，因此题跋往往与所题的书画件融为一体，相得益彰。”题跋不同于书法创作，与所题对象是一种主次关系、协调关系，有时又带有唱和关系。章先生于书画题识，从书画鉴别、文辞撰写乃至书法风格等均精心推敲，务求达到启发观者、帮助鉴赏、锦上添花的效果。难怪不少藏家以能得先生题识一二而深以为宝。

他的行书也是太好了，面目多样但同样是自然生发，奇妙理于豪放之外，最能见出先生的烂漫才情。早期行书多取法二王，飘逸潇洒，韵高千古，如自作诗《清明无绪》、《苏轼题烟江叠嶂图》横幅以及对联等等。近年则更加苍润厚重，雄秀雅健，我最喜欢其《李白行路难》横幅，有发强刚毅，力屈万夫之势，真是过瘾。而《曹操观沧海》巨幅手卷、《待漏院记》大横幅则充分显示其大字行书的驾驭能力和整体气势，磅礴雄奇，睥睨时俗。

清代刘熙载有言：“高韵深情，坚质浩气，缺一不可可为书。”细读章先生的书作，于此两端足可当之，而且两者恰恰也是先生书风中所透露的精神气节之极妙写照。

书艺一道于章先生之渊博学问实乃冰山一角，他的品位之高，见地之精，当今世上简直罕有匹敌。每次拜访先生，畅聆教诲，领略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每每自愧学浅，心中惴惴，如坐针毡，如有芒刺在背。有时我与章晖小姐同往拜谒先生，她对章先生的诗词造詣更是崇仰无比，几乎入迷。章先生望之俨然，其实心地纯正。对待我辈后生，他非常热情宽厚，丝毫没有架子，每有心得感慨，或者新作，无论诗文书法，常常都是他主动打电话给我们，与他一起分享那种喜悦。其实章先生一生坎坷蹭蹬，但我们很少听到他的怨怼之言。他过得非常充实，每日间读书、做诗、写字，乐在其中。

然而，章先生分明又是风骨凛然，爱国忧民，而且往往一肚子不合时宜的。一如乃师高二适先生，他有自己坚贞的价值取向，所推崇的是欧阳修的“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这种高尚的志节，独立的思想，对侮食自矜、曲学阿世自然是深恶痛绝。章先

以承我兄大望次接
 惠书感慰至深并候不悒
 撰介纸祇呈汗颜若先寄
 上弟著白叙二册未悉青
 寄著是乞收为荷
 又蒙 有忙中为拙书细字
 云宝全刚经一通何任
 况能消灾纳福足见
 情好之笃实愧我老友
 常与念中以意感刻如
 前云云近时腰腿健白
 将作苏州要路之遊然月之
 日去北京为小孙结婚必
 十二月中将去者该为中
 讲课顺生部状者阻會見
 子弟初学珍衡不一
 陆俨为朱章因二和生
 十月廿九日

陆俨少致章汝夷先生书札 信内盛赞章书蝇头小楷《金刚经》 1980年代

生身上的精神格操，常常让我想起熊十力和马一浮的故事。

熊十力和马一浮是现代屈指可数的两位国学大师。解放初，熊十力应召北上，老友马一浮心存疑虑，担心他一到北京就会接受思想改造，尽其所学了，遂致函熊十力，表明自己是“确乎其不可拔”。“确乎其不可拔”一语出自《周易·乾·文言》，原意是说具有龙德那样能上能下的君子，应不求成名于世，不为世俗的见解改变自己的主张，甘心退隐而无所烦闷，对别人种种非难和态度也不理会，操守坚定决不动摇。马一浮的话是表明自己宁可不见于世，也决不放弃自己的学术信仰和道德操守。熊十力回函马一浮，明确表示我也是“确乎其不可拔”！因此在北京，以熊十力在中国哲学界的名望，新成立的中国哲学会自然要拉他当委员。熊十力即对他们明言：我是不能去开会的，我也是不能改造的，改造了就不是我了！可惜的是，像熊十力、马一浮这样的表里如一，勇于坚持自己信仰的忠贞之士在当代中国并不多见。章先生痛恨世俗肤浅，名流无耻，身上时时表露的就是那种“确乎其不可拔”的精神气质，这也许就是一般人所理解的狂狷所在。

今年春节，我去云南丽江度岁。游览丽江古城，欣赏纳西古乐，登临玉龙雪山，历史与自然交融，感触良多。记得初一下午游完雪山回来，无意间瞥见宾馆外墙山头上毛笔书写的一首唐诗：“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

中，云深不知处。”贾岛的《寻隐者不遇》妇孺皆知，黄口牙儿均能记诵。但这次我却心头大动，似乎顿悟此诗的言外之意，在其浅显白描的意思下实质包裹了作者隐晦的见道之言。诗中的人物充满隐喻，“师”是道（真理）的化身，童子是求道的路径、中介或凭借，来访者就是问道者。诗里实际隐含了关乎求学问道的微言大义。真理和学问存在于云遮雾绕、世事万象的深山之中，路径和中介可能会为你指点迷津，但往往不能真正帮上忙，关键是自身的努力。诗中的情形，引我浮想联翩，作为访者，他面临三种选择，一种是寻访隐者不遇，颓然折返；一种是和童子一起，坐地等待隐者——师的归来；最后一种则是，勇往直前，投身山中，亲自进去寻访隐者。这三重选择实际就是三种人生境界，有的蜻蜓点水，浅尝辄止，是游客的心态；有的寂寞难耐，半途而废，是急功近利者的写照；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坚韧不拔，不畏寒苦，深入宝山，终得圆满……

感悟此诗，不禁想到多年来章先生对我的无形教益。我想，以我区区愚钝，在章先生面前，若有机会做一个童子追随左右，也就无限满足了。

2006年7月于语石庐

我的父亲、我的童少年、我与书法艺术

章汝爽

我生于1927年即民国十六年丁卯。我父亲章保世字佩乙，后以字行，别号适生，生于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丙戌。1898年戊戌应童子试，荣膺苏州府长洲县案首（第一名秀才），年仅十三岁。其后以丁母忧，不能应试，不久科举废。后毕业于江苏省立法政学堂。我父亲在二十岁之前即以文名享誉大江南北，有江南才子之称。其实我祖上是历代行医的。我曾祖虽然在广东曾任观察使，咸丰年间告老在苏州安家。我祖父眉庭公曾任清廷太医，后回到苏州行医，是苏州四大名医之一。我父亲在少年时即随同祖父出诊，由祖父口述，我父亲写处方，所以我父亲也是精于医学的。晚年在苏州以义医周济乡里甚有美誉，并有文章纠正太炎先生所著《粹病新论》中的一些错误论点，这是因为医学关系人民的生命和健康，所以不得不以负责的态度提出自己的看法。这里还要提到一件事：我祖父留下的唯一遗物即一万张医药处方，这是他一生的心血结晶，亲笔书写成一百册，每册一百个方子都有墨案，这一百册书后由我父亲定制一个楠木盒子，装在里面。盒子外面由我父亲写“万方总汇长洲自在乡馆”十个字镌刻在侧面盖子上，并以绿粉填充，格外醒目。1964年我父应中央邀请到北京开特邀政协代表会议，因为是章士钊推荐的，所以事先也约好住在章士钊家，我父亲就特为带上这套书请章士钊设法出版，这是因为我父亲一贯认为这种医药成果应该公诸于世以为人民造福，谁知这一箱子《万方总汇》交给章士钊后，旋章物故。不久“文革”动乱，从此竟无下落。使人不禁嗟然！

我父二十岁前后在上海任《申报》及《时事新报》主笔，与陈英士友善，在清末和陈英士、王一亭等人组织中国国民总会并当选为评议员（后该会与同盟会合并）。记得我父亲曾说过他的辔发就是陈英士给他剪的。

在段祺瑞任内阁总理时，他任财次兼泉币司长，李思

浩是财政总长，他和李是结拜兄弟。在民国六、七年，张勋在北京要复辟，传言要杀李思浩和徐树铮（时任陆军次长）。徐也是我父的好友，我父向张说情，甚至给张下跪，张说：李思浩是你盟兄，看你面子，算了，但徐不行。我父回到家后（徐当时藏身在我家），就给徐化了装，自己陪他坐自己的汽车，护送他到天津（当时北京小汽车没有几辆，而我父亲有一辆，并有特别通行证，我父亲对西方的有些东西是最早的接受者，如汽车、立顿红茶、小吕宋雪茄 HAMBRA MANILA 等等，而且对吃西菜也十分内行）。当将徐送到天津地处租界的六国饭店时，徐送我父亲五十万大洋银行本票说：“老弟，谢谢你的救命之恩，送你少打两把麻将吧！”李思浩当然也为此非常感激我父，曾有一首诗赠我父，其最后两句是：“梁汾风仪君能及，凄绝秋茄旧梦痕！”

这一大笔钱，使我父亲发了财，但他从不置房地产，而是大量收进书画文玩。并特为从琉璃厂物色了一位鉴定专家名刘森玉来家总管书画文物，一直跟随着他，甚至随他南来北往，只是在我父六十岁（1946）以后迁回故里苏州时才离去，在这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就我的记忆中在北京收进的名迹有：

一、北宋王晋卿《烟江叠嶂图》，苏东坡题长歌（现藏上海博物馆）。这是我父亲一生收藏中最最刻骨铭心的宝物，是在我出生之前罗进的，我少小时曾几次观赏过，我仍记得最后的题跋是康熙时人的，其中有“予以杞菊山庄易得此卷”等语。此件见《清河书画舫》及周公谨《云烟过眼录》等著录，乃开门见山之物，1959年拿到上海拟出售时竟有某权威硬说是赝品，最后竟以低价买去，命运捉弄人，到处会碰到魑魅魍魉，可叹可叹。

二、北宋石曼卿大字《筹笔驿》长卷。

三、元张渥《临李龙眠九歌》图卷。

四、米友仁《灵山得意》图卷。



章父章保世（佩乙）先生自书扇面 1954年

五、郭熙《秋山行旅》立轴。

六、南宋夏圭《蜀江晚泊图》长卷（宋缙丝包首，玉插签，外乾隆锦包，紫檀盒装）。

七、宋李纲《草书》卷。

八、元钱舜举《猫》卷。

九、元倪瓒《晴岚暖翠》立轴，浅绛，至精。

十、元方方壶《高高亭土》立轴。

我十岁生日时，父亲送我赵孟頫《奉敕书玉台新咏序》小楷手卷，我以为平生所见松雪书此为最佳。还有给我印象很深的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不久买进的黄道周、倪元璐《书画合璧》卷，黄道周草书在前，倪元璐仿小米雨景山水在后。差不多与此同时，还买进王石谷《赤壁图卷》，后有董邦达小楷《前后赤壁赋》。

1943年我去四川读书前在上海小住期间，我父亲买到唐寅为华补庵所作《溪山秀远图》卷，长约一丈六尺，其画之精，题字之秀美实为平生仅见。后有华补庵题，其字大类钟繇，起首句为：“六如居士为予作是卷往返半年始就。”还有唐寅《十美图》册页，设色十分艳丽，对开祝枝山诗体，明代原装裱，也是精美绝伦之物。还有一本宋王晋卿的大册页（八开），其中两开下角残缺，后由刘定之装裱，不但把残缺补好，且所用绢素与原本相同，完全看不出补缀之痕，不仅如此，补好的画其皴法笔墨也和原画一样，真是神乎其技。

也在这前后，父亲还买到一些稀世珍品：一为明嘉靖御窑粉定印色盒一套十二只（都是青花，但款式有差别）。另一件是宋刻象牙如来佛像。这是一整块象牙雕的，重七斤半，人为造型开相，手、衣饰雕刻得如此精美，几十年来，我没有见过能与此相比者。在佛像的下脚有小楷书“萧服制”三个字。我父亲查到萧服是北宋寺丞，所以这尊佛像当属皇宫的供奉之物，由于时间久远，通体呈紫绛红色，然无一裂痕，完整无丝毫损伤，而在佛龕底座仍在凹处可以看到微小金块，因此当初可能是通体包金的。

我在北京读初高中时，我曾听父亲说起过，他曾一度非常醉心于对联的收藏。在民国十三年前后，他在北京有对联大王的称号，曾收得明朝对联二百副之多，甚至有严嵩、严世蕃的对联，清代甚至有年羹尧的。我记得在北京住北总布胡同时，客厅中悬挂着明代杜琼的对联，文为“致仕杜门是谓相国，散金娱志渊哉若人”。我那时约十一二岁，就知道父亲已经立意不再做官了。其实，我还看到史可法的狂草对联有五六副之多，其中一副五言联文为“树影中流见，钟声两岸闻”，其中上联的中字及下联的闻字，最后一笔都拉得很长，既有参差又有对应，相映成趣。我父亲为勉励我读书，在我书房中选挂一副宋桢的行书对联，极为秀润精美，文为“静以寻孔颜乐处。复其见天地心乎”。我曾向我父亲说：“这联对仗似不甚工”父亲说：“你知道吗？只有静下心来，才能寻得孔颜的乐处，只有寻

得孔颜之乐，才能领略天地之心。”一般对联都是绀裱成轴，而这副对联却是裱成镜片外配一对紫檀镜框，就挂在我书桌背面的墙上。父亲对我的勉励和期望由此可见。

现在想来，我八岁到十二岁这四五年的岁月对我一生影响是很大的。一方面，我就读的育英是北京最出名的学府，英文进度与日加速，一方面家馆已由王君珮老先生授完《四书》、《孝经》、并选读《诗经》、《礼记》、《左传》，进而选读楚辞、汉赋及两汉唐宋文，而我的几位长兄都是纨绔习气在身不思进取，以是父亲对我的期望格外殷切。

说起我的书房，可称得上极为高雅华贵。这房子是老式花园洋房，我的书房是二楼朝南当中最大的一间，有五十多平方米，两端楼梯上来，一个大长走廊，整个一排朝南窗，书房是两扇落地玻璃窗门，书房内东面北面各放两把红木官帽椅，北面靠东墙上挂的是桂未谷的隶书直幅，红木镜框，文为“坐上有花兼有酒，客来能画亦能诗”。北面有两个窗，前面放一个高长紫檀大条案，靠东放一块乾隆官窑的磁屏绿釉墨彩隶书金人铭紫檀架，开头几句我还记得：“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毋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安乐必戒……”靠西则放着明嘉靖官窑青花釉里红梅瓶，靠西墙则有四个双门大书橱。最里面的是宋版及稀有的元版，第二橱是手写本，有顾炎武的诗词手稿《一角编》，因为是孤本，所以特别珍贵，还有柳如是手书的诗词手稿，也是绝无仅有的，总之都是善本。即使是《六如居士集》也是明代版本。四橱书中价值最低的是改玉壶的红楼仕女水印木刻及万印楼的手打印谱。我最常翻阅的是一部《双白燕堂诗集》，一函两册都是集唐人句的诗，读来竟如原唱，不禁叹服其工。

我曾对个别知交说过，我那时的写字台比探春的还要豪华：紫檀中嵌花梨木，桌下有紫檀镂花透雕踏脚。桌上的陈设更是够人观赏的：一个万历五彩的大笔筒，一方大端砚，规规整整足有两寸厚，紫檀天地盖，底是周敦颐题，两侧是程颐、程颢题，另一方小圆砚是清代连漆盒砚，径五寸，是清初的罗端，其色彩的艳丽实属罕见，乾隆胭脂水印盒，最珍贵的是乾隆御制的黄玉笔架，晶莹剔透有如蜜蜡，底面刻有乾隆御笔题字，一个小墨床也是乾隆粉彩的，此外还有几块明代竹刻搁臂，记得是周天球、莫云卿、王穉登、邢侗的书迹所刻，都是紫檀红色，光洁可爱，可是当时是完全不当回事的。我父亲的书房则在底楼走廊的东头，东南西三面都是大玻璃窗，他的写字台上的陈设倒没有我的讲究，只是两方素端砚，一个康熙青花大笔筒，康熙豇豆红印色盒，笔架、墨床都很一般且没有搁臂。

在这几年中，几乎每个星期天上午总有琉璃厂一些文物店掌柜到家里送来书画、瓷器、文物等求售。就我记忆中买的最多的是玉池山房、博古斋等。这时父亲总把我叫去，让我读出书画作品上的文字，如读的句读不对，父亲就给予纠正，如读错或读错别字，父亲往往用吴语说：“读白字阿难为情？！”以后碰到不识的字就直接说“弗识”，于是一句中往往有几个“弗识”，父亲说这就叫“知之为知，不知为不知”。

另外父亲还有个口头禅，即“弗作兴”，意即“不可以”或“不应该”的意思，如“看”字的草书写作“𠂔”，他说：“弗作兴这样写。”哪里来的“乎”和“月”？“看”是会意字，手在目上曰看，读书人不习六书怎么可以？我记得我曾说文徵明、董其昌都这样写，他说：“他们都不对。”又如“戊亥”的“戊”字和“戌”边的“戌”字不可以不加以区别，“戊”内中是一横，“戌”则是一点，不可相混，又如“己”、“巳”、“已”也得十分注意，又如“吉祥”的“吉”字，一定要上面一横长，士口为吉，否则就是错字。又如我看到某人写放翁诗句对联“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里的“複”是“衣补”，而不是“復”，行草书写成“復”显然是错了。復和複不是通假字。又如某名家写副对联“海酿千鍾酒，山栽万仞葱”，把“千”字写成“干”字，把“鍾”字写成“鐘”。一副对联十个字写错了两个字，岂非大笑话。此外写行草书如墨渗化太过以至笔画交代不清楚，也是不可以的。凡此种都是禁忌，如有干犯，父亲就说是“野狐禅”。

也就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家里又来一位书画鉴定师，也是从琉璃厂物色来的，此人名丁交原（号笠圆），仅三十多岁，说话口音像山西人，可称得上是个怪杰，不仅书画皆能，而且都达到超凡脱俗的地步。其书得钟繇之神，其画学元明诸家，仿谁像谁，山水、花卉、兰竹、人物莫不精能，而且文采又好，不知何以潦倒至此？我父亲待他为上宾，单给他一间房，既是住房又是画室，还特为找裁缝来为他做衣服，但此人体极差，不知患什么病，七七事变后不久突然失踪，遍寻无着，后遂不知所终。

我父亲非但喜欢文物收藏，且豪爽好客，他是有名的美食家，经常留客用饭，甚至大宴宾客，记得所用餐具是嘉庆、道光官窑的，每套各数百件。不仅如此，汪大燮（曾任国务总理）故世后，他胞弟汪大经孤苦无依，我父亲接他来家住了近十年，十分敬重，一直到他病故。记得在我十岁那年，有次宴请张学良，客厅中挂着明代“画中九友”的九幅山水立轴。张学良激赏之余，指着一幅李流芳山水说：我第一次看到如此之精的李长蘅。我父亲说：你喜欢